

本期摘要

- 3 環保工作者的心聲——Joe 弟兄專訪
- 6 與主相遇於沉鬱之中
- 11 愛鄰舍的日常——重建生活群體
- 14 盼望你回家

北宣

2024年6月 第422期

家訊



專題

因為徵費才 減廢？



除了堆填，還有出路嗎？

文：溫皓嘉

垃圾徵費措施再推遲，丟垃圾無「成本」，大眾很少會留意垃圾的去向，原來處理垃圾需要很大代價，而偌大的堆填區也有用盡的一天。我從網絡看到一則淨灘分享，有一隻垃圾膠樽的飄泊年日，比我的年紀還要大。我突然想：一生中使用過的即棄膠，恐怕到我身體燃化為灰那一天，仍會存留在地球，甚至存在至少幾百年！人死後若留下生命見證，好得無比，可是留下的若是滿地的垃圾，那就不是好事了。究竟我一生中用過多少塑膠？想到這裡，驚嚇的畫面就震撼了我，我於是開始減廢、走塑、回收，用較好的方法處置不需用的東西，避免送往堆填區。

例如：盡可能自攜餐盒買外賣；大部分塑膠來自包

裝，不能重用的，我便送去回收（「綠在區區」也回收已壞的小型電器）；使用二手買賣平台 Carousell 變賣或購買家品、電器，延長二手物品的壽命；加入社交平台的群組，與鄰舍分享不合用的舊物品、食品，我每次總能找到願意接收的街坊，減少浪費（我曾將包水餃用剩的韭菜，與附近一位太太分享，她也正打算包水餃呢）；傢俬和煮食電器往往是基層人士需求的用品，我們可以透過「五餅二魚」網站送贈；基道書樓的「好書永續 @Logos——二手書奉獻計劃」也是信徒送出基督教書籍的渠道。

我努力實踐環保，身邊的人都漸漸受到感染，他們會主動問我：「這種物料可以回收嗎？」「附近哪間餐廳接受自攜外賣盒？」「這件物品在二手市場有需求嗎？」「送贈傢俬給基層人士該如何安排？」我在辦公桌旁設置一個小箱，用來收集同工們的包裝雜膠和外賣即棄物料，我會替大家送往回收點。不知不覺，同工投放的回收物種類和數量越來越多，我的小箱不夠用，而我又又不忍心拒收，所以惟有隔天、甚至每天跑一趟去回收點，如果遇上連續的雨天，我就很吃力。有一位同工見我為難，竟然主動為我安排兩隻大膠箱，讓我暫存回收物；另一位同事則身體力行，

每次都陪我揹著一袋袋的物品跑去回收點，他們的同行令我感到不孤單！還有，在教會舉行晚餐會議後，我都樂意替大家清洗外賣盒，好送去回收，沒想到其他人會感到不好意思，之後有人使用自攜盒買外賣，也有人主動自行清洗。

我總覺得推動環保跟傳福音很相似——需要付出耐性、時間和堅持，當對象（身邊的人）受到生命見證的影響，明白了真理，理解背後的原因，又有親身體會，那麼只要加上少少助力，他們終有一天會「叮一聲」地相信，並且繼續感染更多的人。



同事為我預備的兩隻大膠箱



環保工作者的心聲

Joe 弟兄專訪

採訪：林記

今時今日，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參與回收吧？讓我們來個小測試，評估一下自己這方面的知識：可回收的塑膠物料可分多少類？

這問題可要請 Joe 弟兄來回答。Joe 從事環保工作 13 年，負責回收和環保教育。他從前是一名歷奇訓練的教練，工作環境就是大自然，他在其中看到我們的地球病得越來越嚴重，於是開始關心水資源、沙塵暴、氣候暖化等問題，跟著便投身環保的行列。

Joe 處理過的回收物包括塑膠、玻璃瓶、電器等，無論是哪類物資的回收，他認為市民的正确概念和態度是至關重要的，他工作上的苦與樂也常源於這兩點。他說，前來回收站的街坊

起初是將所有塑膠物件一袋過送來，後來卻能夠分為七類塑膠，他分享到這一點，便不禁喜形於色。這不是個簡單的任務，要靠看、聽、摸才能分辨，他見到街坊認真地學習，就很有滿足感。可是，他也遇過一些不合作的街坊，雖說是參與回收，卻帶著「我是顧客」的態度，他們送來的往往是沒處理過的東西，被要求將回收物資分類時，便說：「這是你們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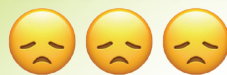
分類回收是基本，清潔回收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夏天。Joe 覺得清潔回收這方面，情況仍是差強人意：吃剩的食物仍在盒子裡、膠杯仍殘留喝剩的飲料、玻璃瓶裡仍積了煮食油……這些都是常見的「回收」物品，背後多少反映

了許多市民仍不知道「垃圾」和「可回收資源」的分別，也不知道這是不負責任的態度：找不到垃圾桶便把垃圾順手擲入回收箱，而不是帶回家處理。垃圾徵費假如有一天實施，市民會否為了節省膠袋費而將垃圾送到回收站呢？想到這裡，Joe 便苦笑，只希望多年來各方面的環保教育發揮作用，到時回收站不會「逼爆」。

環保人人有責，Joe 建議我們從自己和家庭開始實踐減廢和回收，更不要忘記向家傭姐姐講解正確的方法，她們因為語言的隔閡，以致得到的資訊和接受培訓的機會可能有限，但她們往往是家裡整理回收資源的人，她們需要知道分類和清潔是很重要的。若我們在家已有環保的習慣，那麼我們的屬靈之家相信一樣做得到。Joe 說他期望教會能再減少垃圾桶，並且不再用有包裝的聖餐杯餅（如果因為抗疫不便改變措施，會友最好能把膠杯帶回家洗淨再回收）；弟兄姊妹在聚會前後，不要叫外賣，支持堂食；教會也可考慮提供處理剩餘食物和膠樽的設備。

致力環保十多年的 Joe 並不悲觀，他覺得市民的環保意識比以前好得多，只要大家互相提點和合作，我們的地球會漸漸好起來的。

籬箕灣散落一地的垃圾



文：大便妹

院友 A 近日路經籬箕灣

拍下一個堆滿垃圾的角落

估計這個角落本來是用來暫存海洋垃圾
（偶爾風向會將垃圾經海洋吹到沙灘上）

但露營人士有可能誤以為這是垃圾棄置區

結果海洋垃圾跟露營垃圾混在一起放置 / 棄置

而假若露營垃圾含有廚餘的話

或會吸引野生動物翻弄

最後就算是原本包好的垃圾

都會被咬開弄得散落一地

除了污染環境更會增加清理人士的工作量



理想的處理方法：

♻️ 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 (帶到市區丟掉最理想)

一年前 @crasea_cleanupper 曾到籬箕灣淨營
發現整個沙灘及營區到處擺放了入滿沙的大膠樽
估計是因為沙灘完全沒有石頭等重物可用
驅使露營人士將膠樽入沙用來固定帳幕 / 帳篷
在露營高峰期結束後沙灘上遺下上百沙樽
相信是露營人士故意留下來想給下一手使用
但始終膠樽在沙灘長期曝曬或會分裂出微塑膠
而一地沙樽也有礙自然環境的觀感
所以我們把沙樽加以整理寫上字句提醒人重覆使用
又為沙樽設立了回收重用區
沒想到一年之後回收區仍然存在 🙌🙌



理想一點的使用方法：

♻️ 自備沙釘將帳幕 / 帳篷固定在沙灘上

♻️ 在前往籬箕灣的路上先撿拾石頭帶到灘上

希望每一個享受自然環境的人都更懂得從自然出發
帶走垃圾保護環境

感謝感謝 🙏

(本文為 Facebook 專頁「大便妹，學環保。」今年 3 月 8 日的帖文，蒙作者大便妹允准轉載，謹致謝忱。)





與主相遇於沉鬱之中

文：余敏聰

幾個月前看到一段英國一家足球會與防止自殺機構合拍的兩分半鐘短片，講述兩名持有年票的球迷經常相鄰而坐看球賽。他們話不多，表情動作看似露出端倪——其中一人受著情緒病困擾。故事踏入尾聲，結局出人意表。



讀著《我的牧師患了抑鬱症》（香港：印象文字，2023），令我有類似的詫異感受。作者羅懿信牧師二千年代初起在北美牧會，十多年委身牧職，竭力盡心為主作工，在會眾與同儕眼中是多結屬靈果子的模範。他向上主感恩，繼續力求完美，但抑鬱症悄悄進入他的生命，令他自困於「越努力，越乏力」的境況（頁4）。

作者自述與抑鬱搏鬥和共存的心路歷程，不過特別在於他未停留於分享個人見證，或者圓滿作結——完成寫作之時，他仍在接受治療。牧師從人性的角度看見抑鬱症是他所經歷的患難，但「苦難從來不由我，畢竟這是一個被苦罪咒詛的世界」，而成為肉身的耶穌對此「沒有否



書籍設計的巧思，承載著牧者沉重而有盼望的生命故事

定，也沒有避諱；祂既肯定苦難的存在，但祂同時帶著應許地宣告：『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頁210-11）

本書另一特點是含括了多位主內肢體、事奉夥伴的真情分享，而後作者又撰寫短文，回覆各人。這些對話告訴讀者，身心病患毋須獨自面對，縱然有苦自己知（我們無法輕言明白別人的苦痛），但患者多少都需要聆聽、守望、同

行的人。一生正直的約伯需要上帝，也需要朋友默默陪伴，熱心宣教、為道爭辯的保羅亦教導信徒互為肢體，應當彼此相顧。疾病難道使我們分門別類、與主的愛隔絕嗎？

「好好讀經祈禱，怎會患上抑鬱症？」
「認清己罪，克己服事，為何仍是抑鬱？」本書其中兩章以問句為題。為書作序的蕭壽華牧師說：「基督徒與牧者並不會免疫於抑鬱病症；而靈性好靈性差，跟這病症也沒有必然的關係。……抑鬱症的成因，牽涉甚廣，也不一定是敬虔生活、愛神愛人的人所必然可以避免的。」（頁 xi-xii）明乎此，對於投身事奉、關顧群羊的組長、團長、導師、教牧等，我們或要思想，可以怎樣關愛他們。

書籍好讀，設計也有巧思。書腰刊印了作者開場白的一句詰問：「基督徒為何羞於承認內心的掙扎？」伴有插圖：攤坐椅子上的人，摘下了眼鏡，書本蓋在臉上，看來身心俱疲。翻開書腰，封面那人拿著書和茶杯，面帶笑容，摘下了手錶，氣定神閒，陪伴的小貓也抖擻起來。

祈願上主使用這本書，幫助讀者面對抑鬱的掙扎，「與同樣困鬱的上帝相遇」。



黃美華 (Esther) 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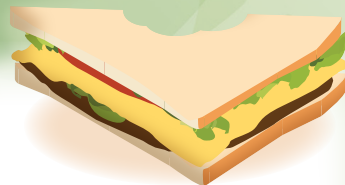
2006年，我在建道神學院完成了道學碩士課程，隨即在北宣的兒童牧養科服事。感謝神讓我在牧職生涯中與弟兄姊妹同行，並見證神的大能，直到 2021 年，我才離開事奉崗位。

今年 4 月，我再次領受神的使命和異象，祂引導我重返北宣事奉。在群體牧養系及第二堂崇拜中服事，兼 SUN+ 崇拜。

願神賜我事奉的恩典和力量，與大家一起得著祂要我們得著的。



2024-25 年度 首次當選執事短訪 (二)



梁耀麟執事 訪問：杜天睿

1995年，飛機降落啟德機場不久，當時一名 20 歲出頭、從美國學成歸來的年輕人，因家住北角，就開始在北宣聚會。不過年輕是拼事業的時候，在香港從事與金融銀行有關的職業更是如此，所以要說穩定參與當時的耶路撒冷團，已經是六、七年後的事。



他是梁耀麟弟兄 (Marco)，今年其中一位首次當選的執事。眨眼間他在北宣聚會快 30 年了，說到全情投入教會事奉，該是 2011 年「試下」加入傷健群體牧養科服事的時候，他一做就十多年。及後因著程續戰牧師的鼓勵，他在疫情肆虐的日子，當了一屆牧

顧長；又同樣因著程牧師的鼓勵，他在以復常為口號的日子，「試下」參選執事，並且當選了，順理成章，他擔當了傷健科及第三堂崇拜的執事。

「當選了執事，有沒有甚麼想在北宣實踐的？」我問。Marco 咬了一口公司三文治，沉思許久，才答：「我想是社關。」教會脫離不了與社區的關係，如何以基督的愛祝福社區，是歷世歷代教會都在問的問題。前幾年疫情下的香港經濟不景，原來教會暗中幫助了不少人。當時有一班從事金融、輔導、或法律行業的弟兄姊妹，自發為有需要的鄰舍和弟兄姊妹作財務諮詢分析，以幫助他們度過難關，有相關專業的 Marco 就是其中一人。

當選執事，任重道遠。新手上路，開了幾次執理會後，Marco 坦言現在還在「聆聽階段」。他很感恩教會有不少資深執事，縱然他們都是很有經驗的專業人士，但卻都是謙卑順服，也願意放手讓新任執事慢慢有更多服事機會。期望在未來日子，上主繼續祝福保守 Marco 的事奉！

蕭婷執事 訪問：繪夢

如我之前所聽聞，負責 SUN+ 崇拜及佈道分堂系服事的蕭婷執事（Connie）為人親切、擅於跟陌生人打開話匣子。Connie 是一名小學校長，一直在校內致力推動校園福音工作。她喜歡唱詩歌和打手鈴，不過，對於工作繁忙的她來說，最大的渴望莫過於睡覺和放空。

Connie 少時在一所基督教學校就讀，還只是在小學生時期，她已經思考「人死後會怎樣」，這問題在她第一次參加學校的佈道會時找到答案，她決志信主，開始加入學校團契，並接受栽培。大專畢業後，她以教師的身分回到自己母校任職。

Connie 婚後與丈夫 Terry 原本住在新界，因搬屋的緣故暫居位於北宣附近的夫家。由港島回到新界上教會相當轉折和費時，二人正為此事煩惱之時，Connie 的手鈴隊導師介紹北宣給他們，2000 年他們夫婦便轉到北宣聚會。為了更投入北宣的生活，他們分別於普通話主日學和第四堂主日學事奉，幾年前更一起參與 SUN+ 崇拜的成立工作。Connie 的母親早年是在北宣信主、成長的，這件事成為了 Connie 決定參與執事選舉的原因之一：「為了報答神的恩典，我要好好為神事奉。」

Connie 雖然一心想事奉神，但也曾擔心：若是沒當選，豈不會有挫敗感？不過她後來想通了：「不論誰當選，教會都不會有損失。我選擇參選

的目的是希望這事奉崗位有人擔當，即使我沒當選，教會的事奉仍會有人承擔的，我或許會有點失落，但那並不要緊，上帝會揀選祂認為合適的人。」

Connie 很感激教會為首次履任的執事安排成長小組，讓他們可以一面適應，也一面在靈裡成長，從而可以配合教牧同工的服事。她也很欣賞其他執事，他們許多人都是專業人士，但都很謙遜，她為教會有這些謙卑盡忠的領袖而深深感恩。



吳麗君執事 訪問：馬大

Doris 執事的中文名字是吳麗君，我告訴她，初看時誤以為是老牌影星的「吳君麗」，她聽後大笑起來，說：「相信只有一定年紀的人才知道我們笑甚麼。」

Doris 這句話看似是老氣橫秋，沒想到她對少年人卻有一股不變的熱忱，多年來她一直在少年牧養科參與行政的服事。她和前執事施彰彰育有兩名女兒，所以對年輕人的需要也有些體會。

原來她兩個孩子幼年的時候，一直帶動著母親事奉的路。

Doris 大學畢業後，便在雲華年代的北宣落腳，她和彰彰早年參加青年團契伯利恆團，後來植團，建立了拿撒勒團，部分團友結婚生子之後，團契便分出拿撒勒夫婦小組。孩子幼年成長時期，Doris 開始參與兒童科 Awana 的服事。後來她自感已沒有跟著兒童跑跑跳跳的精力，於是便隨著孩子「升科」，轉去少年科事奉。早期她參加了家長祈禱小組，學習為孩子們禱告，但她慢慢明白到，更需要和各家長一同為家長自己守望祈禱。當中她見證了神透過禱告，幫助各媽媽與孩子們



在不同困難中靠主度過，同時也使她更多了解青春期的孩子在現今世代所面對的問題。她認為，服事家長，可說是一生的事奉。

從參與大學團契、青年團契、夫婦小組及至少少年科事奉，Doris 回想過去因為缺乏空間，所以未能更多投入教會的服事。到了今天，孩子已經成年，自己也剛從律師的工作退休，她在教會的事奉將踏入新的階段，她今年開始了執事的職事，服事少年科和少年崇拜。

Doris 最大的心願，是希望見到北宣的少年人能建立彼此間的情誼，她深深明白，少年人能留在教會成長，很多時都是因為在教會中找到知心的朋輩。她每逢見到早年在 Awana 服事過的孩子後來回到少年科作導師，她都十分欣慰。她想，北宣的少年人不能流失，他們是教會的未來！





社區見證部家長組一同製作療癒心情的「冷靜瓶」，以實現分享相交

愛鄰舍的日常 重建生活群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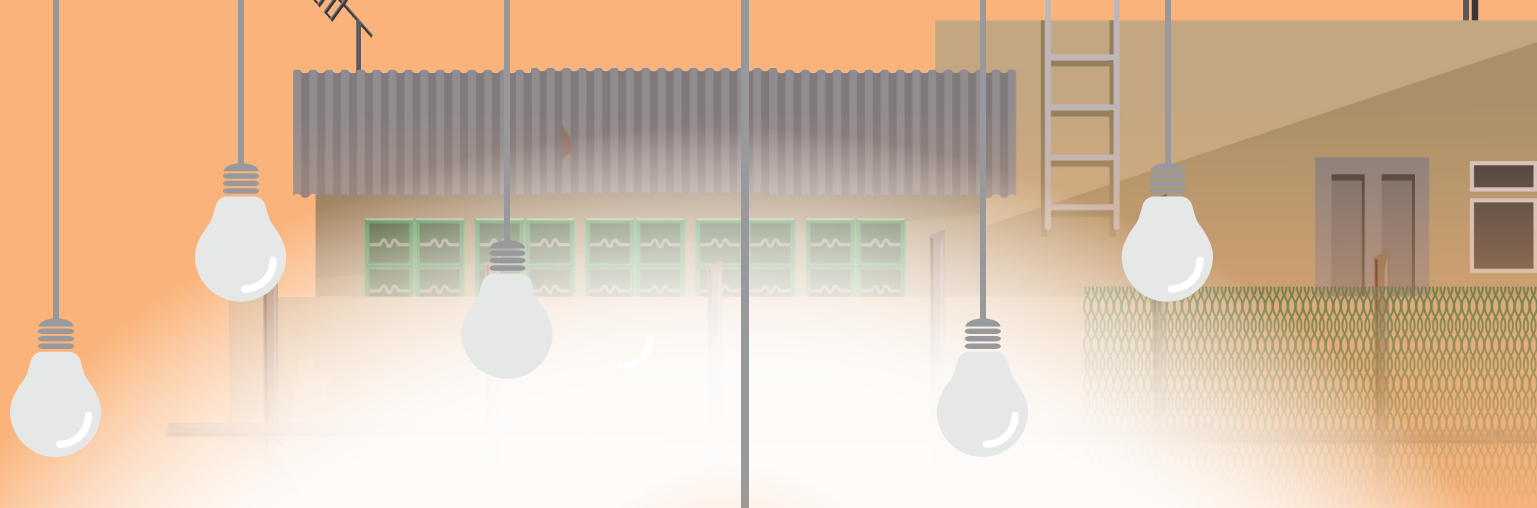
文：陳劍雲牧師

我們的社會病重了

近年，不少研究都顯示，香港社會病重了。患有各類精神病和情緒病的人士，無論是青年人、中產專業人士，抑或是小學生，增加比例和人數都很嚇人。此外，自殺率攀升情況亦令人關注。2021年，60歲或以上男性及15歲以下少年的自殺率上升了1.7%，達到歷史新高。涉及照顧者自殺及／或殺害被照顧者的悲劇，也不時發生。

還有，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在2023年進行了中小學生的調查，發現整體調查對象中，過去一年曾有自殺想法、計劃和行動的比率分別為3.9%、1.9%和1.1%；中學生情況更響起警號，比率分別為8.4%、3.8%和2.3%。這些百分比所代表的，是成千上萬的中小學生。

近年來，我們的社群關係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緊張、對立、矛盾，甚至分裂瓦解，我們不難想像，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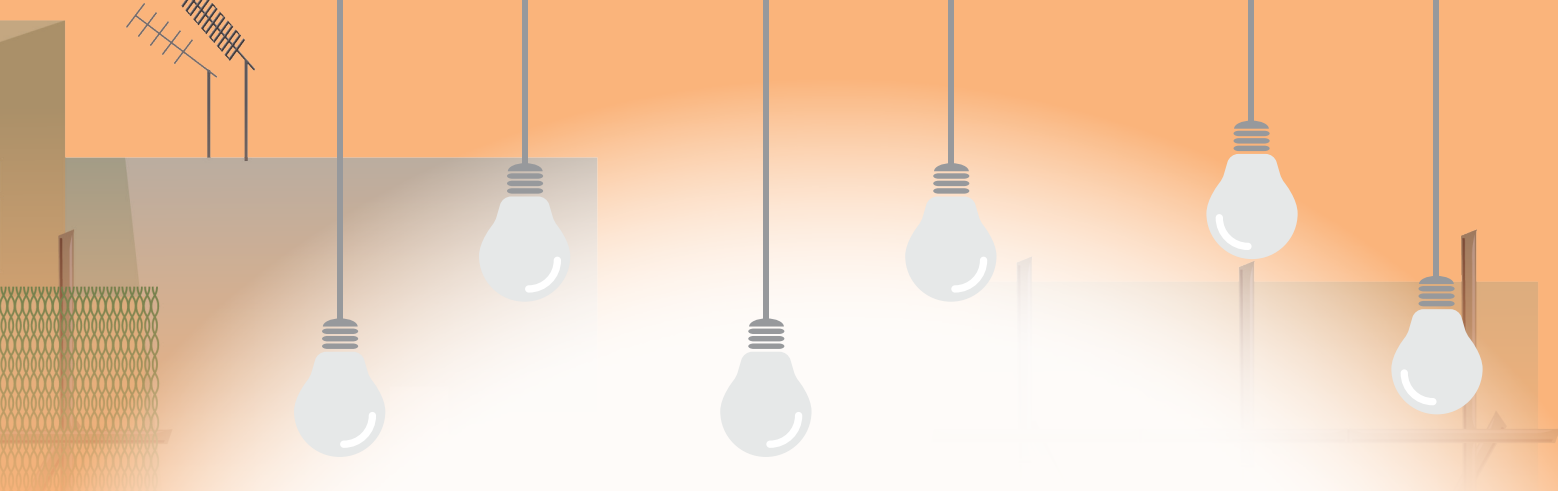
種狀況與上述的社會病徵有密切關係。社政議題的矛盾撕裂，疫情做成的死別與疏離，和移民潮帶來的「死別式生離」（借用鄧紹光博士的用語），都令不少人經歷生活世界的瓦解，感覺被離棄，好像生命的一部分被割去、死掉了。至於個人的內在世界，願意多去注意一下感受的人，可能都不難發現自己裡面有傷痛、憤怒、沉鬱、焦慮和孤獨等情緒。不少人的生命就好像一艘小木船，本來已負荷不輕，再經過大風暴的摧殘，木船更破爛不堪、嚴重入水，快要下沉了。這幅概括性的圖畫，當然不能代表每一個人的狀況，但卻提醒我們，要紓緩和治理社群的病，不可只靠學者、專業人士和社福機構。我們必須起來，重建生活群體，讓瓦解的生活世界得到修補。從基督教信仰出發，我們可怎樣重建生活群體呢？我們首先要明白，人是因何而彼此結連。



「分享相通」才能彼此聯合

古教父奧古斯丁主張，人民是因同意共享所愛的事物而彼此聯合的，而且「所愛的事物越美好，人民就越美好；所愛的事物越醜惡，他們共享的協定就越醜惡」。奧古斯丁認為，因分享相通而聯合是人類受造的本性，但「這種愛永遠都需要救贖之愛，才能實現其本身的能力」。

舉例來說，人們若因為共同喜愛運動、共同享受美食和閒話家常而走在一起，就有機會在其中發生美善的事，例如，彼此間產生歸屬感，因共同的喜好而一起發展，得著更好的健康、技術、團隊精神和成功，或者在情感和實際生活上成為彼此的支持。然而，這樣的生活群體有可能會對其他生活群體有排斥、對立，甚至出現惡性的爭鬥。此外，群體內部也會面對彼此的差異而有的張力，令彼此結連產生危機。所以，任何生活群體都需要救贖的愛，才能邁向完滿。



在神的救贖計劃中，教會要成為一個分享相通的典範。分享相通（拉丁文 *Communicatio*）原意是兩個或以上的人互相分享或傳遞事物的活動，參與分享相通的夥伴，形成一個群體（拉丁文 *Communicatas*）。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 16-17 論到，信徒在聖餐中同享基督的身體和血，彼此就是同一個身體上的肢體。因此，教會這個群體首先應在彼此的關係中，藉著神的話語和聖餐禮共同分享，同時也透過分享生活所需物資和事物，實現群體的美善（參使徒行傳二 44-45）。這樣的信仰踐行要貫徹在信徒群體之中，也要在愛鄰舍這誠命上實現。

弟兄姊妹，無論在日常生活之中，或是在教會服事鄰舍的平台上，我們都可以發揮分享相通的精神，推動生活群體的建立。有姊妹每年都會在聖誕節前夕焗製薑餅人，送給左鄰右里，藉此打開與鄰居溝通的話匣子。由此，她與一家鄰居彼此在照顧孩子的應急需要上互相支援，兩家的孩子

會共同玩樂，一起開生日會。兩家的家長又分享如何做好親職（parenting）而報讀相關的課程，彼此鼓勵，並因此而結連了另一些學習親職的家長。至於在教會裡面，社區見證部的家長同行小組，也因為得到媽咪團契姊妹的積極投入，因而和接受服務的婦女們逐步建立起密切的關係。製作和分享食物當然是少不了的活動，她們也在親職之道上亦互相分享與支持。在這些婦女的分享相交中，生活群體逐漸形成，也有福音的種子發芽生長。

弟兄姊妹，社會問題不容易解決，但是，若果我們都留心去參與重建生活群體，令人際關係多些良性互動，克服因人際差異而帶來的考驗，深信神會賜福給我們的群體，讓真愛在其中湧流，保守鄰舍的生命與生活。在未來一段日子，你會藉著甚麼媒介，與弟兄姊妹和鄰舍實現分享相交？願神的靈感動和引導你，跟基督、成為光。

盼望你回家

文：Tenmoon

2023年1月29日，是陽光明媚的一天，我卻意外走失了心愛的小鸚鵡：丁丁。

丁丁是一隻桃面愛情鳥，是我第二隻接來養的小鳥寶。牠在第一次見豆豆時（豆豆是我飼養的第一隻鳥寶），牠倆已一拍即合，這也是我決定帶丁丁回家的原因。自此，我就開始了家中有兩隻小鳥寶嘈吵的生活。

但萬萬想不到我竟如此大意，帶鳥寶們在戶外曬太陽時走失了丁丁。時間一分一秒的流逝，我心裡那份著急也越來越強烈，而接下來的兩天凌晨都是非常寒冷，寒冷天氣警告跟霜凍警告生效，我





內心像刀割一樣。在丁丁走失之後的日子，我每天都以淚洗臉，內疚、自責、擔憂、難受，各樣的情緒都聚積在心內。我在多個社交平台貼文，請附近商鋪幫忙張貼海報，到處派傳單，把自己的電話號碼周圍傳開去，為的是盼望接到一個來電說：找到丁丁。我真的很需要神蹟：神啊！求祢……（下省數千字的祈禱）。我決定每朝在丁丁走失的位置附近靈修 40 天，一邊播鳥聲一邊與主親近，學習等候。

2 月 20 日，在戶外靈修的第 14 天，我前往靈修地點的路途中，遇到了一隻斑鳩幼鳥。我環顧四周，看不到附近有斑鳩成鳥，我再看看幼鳥，牠



像受了傷。我掙扎了一會兒，最後決定把牠帶回家，給牠一點糧和水，隨後便上班去。工作的時候我一直掛心斑鳩幼鳥的狀態，籌算著未來該怎樣安排牠的照顧，也很想幫牠找父母，但不知道應該怎樣找。我在網上查閱資料，發覺原來當斑鳩幼鳥懂得飛時，就會離開父母獨立生活。最後，有義工致電給我，說可以接走這幼鳥，她會提供一隻很大的籠，讓牠學習飛及找糧食，然後就將牠放生。我聽後便很放心，當晚也讓義工接走了斑鳩幼鳥。

第二天早上，往靈修地點的路途中，我看見一隻成年斑鳩，就在昨日發現斑鳩幼鳥同一個位置的





高處，我直覺上覺得是斑鳩媽媽在找孩子，可是孩子已經到了別處繼續生活。雖然這只是我主觀的感覺，但我心裡仍然對著斑鳩媽媽說：你的孩子現在很安全，將來學懂飛之後就會獨立。就在這時，我突然覺醒，斑鳩媽媽現在只知道孩子失散了，很著急找孩子，牠怎會知道孩子已被我救起？牠已沒法再見到孩子，就像我沒辦法再見到丁丁一樣。但是，天父是大能的神，可以把這件看來不幸的事，扭轉變成祝福，祂可能救起了丁丁，並且有最適合的安排，這一切我又怎會知道呢？我只要相信就足夠了。

親愛的天父，感謝你讓豆豆和丁丁進入我生命裡面，讓我學習到愛是無條件地付出。現在因為我的大意，導致丁丁成為出走的鳥兒。我回想起自己也曾是出走的小兒子，原來我有多想念丁丁，就等於天父你有多想念我；原來我有多想丁丁回來，就等於天父你有多想我回來。原來失去是這麼痛，原來我曾令你這麼痛，真的很痛！很痛！天父啊，我知錯了，我曾經出走過，想要嘗試過自己的生活，想去追回一切失去的時間。但其實你已為我安排一切，只等我回來。

我很感謝天父，在明白過後，我腦海中曾出現過一幅畫面，畫面中有一雙手托起了丁丁，丁丁身上散發出溫暖又柔和的光線，而托起丁丁的那一雙手正正就是耶穌，就像托起了盼望一樣。

(本文轉載自 npactc5 於 2023 年 4 月 12 日的 Instagram 帖文。)

